

第四卷 蠢鰥夫欲續嬌娃 硬媒人強求半錦

詩曰：

淑女還須君子逖，等閑豈許狡童謀。

秦樓跨鳳人如玉，不是蕭郎莫與儔。

卻說禮部侍郎桑求，號遠揚，蜀中綿谷人。他為人清廉正直，並無人在外通關節，況他夫人是劉氏已經亡過，也並沒甚舅子聶二爺，此皆賴本初、時伯喜借他名色設局哄騙樂雲。那桑公祇因前科典試秉公取士，宦官楊復恭多有請託，他一概不聽。為此，復恭懷恨尋事，把他貶做襄州太守。當下，樂雲展閱邸報，見桑公降任本州，便問賴本初道：「前日祇道桑侍郎還要典試，不想如今到貶做這裏太守，這等看來，前番聶二爺的議頭，縱使沒人撞破，也是沒相干的了。」本初道：「怎說沒相干？他是禮部侍郎，就降調了，原與禮部聲息相通，況恰好降任本州，若是前日議頭不解，包你有用，可惜被人撞破了。」樂雲道：「若這般說起來，他今到這裏做官，我們正該去鑽刺他。」本初道：「若要鑽刺他，須趁他未到任之先，早往前途迎候，到他舟中送禮參謁，方見殷勤。但相見時切勿提起聶二爺之說，這是大家心照的事，不可說破。」樂雲依言，便買舟備禮，同了本初，出城百里之外迎著官船，投遞揭帖。不料，桑公於路患了風寒，臥病舟中，不得相見，止將名揭收了，其禮謁上所開金杯、錦緞之類一些不受，連原揭璧還。樂雲沒興而回。正是：

乘興何堪敗興返，夤緣未遇有緣人。

桑公舟至襄州境上，卻因病體沉重，上任不得，祇在舟中延醫調治，打發一應接官員役先回，仍委舊署印官，權署府印，候新官病痊，方纔交代。誰想過了數日，醫藥無效，可惜一個清廉正直的桑侍郎，竟嗚呼哀哉，死在襄州舟次了。入殮既畢，家眷本待扶柩還鄉，奈家在蜀川綿谷，與興元不遠。此時，正直興元節度使楊守亮造反，路途艱阻，須待平靜後，方好回去。因此，權借寺院中停了柩，家眷且另覓民房作寓。賴本初聞知這消息，便對樂雲道：「兄有別宅一所在城外，何不把來借與桑公家眷暫住？」樂雲道：「桑公既已身故，且聞他又無兒子，我奉承他做甚？」本初道：「桑公雖亡，他有多少門生故吏？兄若加厚在他家眷面上，少不得有正本處。」樂雲聽了，便依其所言，將城外別宅借與桑公家眷住下，指望過幾時，等得他什麼門生故吏來，就有些意味了。怎知官情如紙薄，那些門生故吏見桑公已死，況又是楊復恭所怪之人，便都不肯來照顧他身後之事。地方官府與本地鄉紳也都沒一個肯用情的。正是：

官情之薄，甚於世情。

陞降且異，何況死生！

樂雲見了這光景，心生懊悔，因想：「他舅子聶二爺前日白白取了我許多銀子去，我祇望如今鑽刺著了桑公，也有用處。不意桑公已死，官情又這般冷落，眼見得我沒處討正本了。但今他內眷住此，那聶二爺倘或也在此，亦未可知。若尋得著他，或者還有商量，何不遣個女使去通候桑公內眷，就探聽聶二爺消息。」算計已定，便與一個養娘，一個仆婦吩咐了些說話，教他到彼通候。養娘、仆婦領命去了。少頃，回報說：「桑老爺的夫人是姓劉，並不姓聶，向已亡過，今住在寓所的祇有一位小姐和一個乳娘，並幾個家人婦女。那小姐年方二八，生得美貌非常。他乳娘說『桑老爺祇生得這位小姐，至今尚未有姻事。』」樂雲聽了，便把此言述與賴本初知道，因問：「桑公夫人既不姓聶，那聶舅爺是那裏來的？」本初道：「或是他表舅，或是他小夫人的舅子，不然，竟是桑公的心腹人，因託他出來通關節，恐人不信他，教他認做內戚，亦或有之。」樂雲道：「我前日這項銀子既已費去，料無處取償，也不必提起了，今卻有一事與兄商議。」本初問：「是何事？」樂雲道：「弟今斷弦未續，家中雖有幾個侍妾，算不得數。適聞桑家小姐十分美貌，尚未聯姻，弟意欲遣媒議婚，娶他為繼室，兄以為可否？」本初道：「這個有何不可？他既無父母，便可自作主張，以兄之豪貴，彼必欣慕，況他今現住兄的屋，這頭親事也不怕他不成。」樂雲聽說大喜，隨即吩咐媒婆速往說親。正是：

癩蝦蟆伏陰溝裏，妄想天鵝落下來。

說話的，樂秀才要聘娶桑小姐，也是理之所有，況既借房屋居住，便遣媒議親亦無不可，如何就笑他「癩蝦蟆不當想天鵝肉」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這桑小姐不比別個，若要與他聯姻，卻是一件極難的事。你道為甚極難？原來，桑公與夫人劉氏祇生得這女兒，那劉夫人於懷孕之時，曾夢見一個仙女從空降於其庭，一手持蘭花一枝，一手持五色錦半幅，對劉氏道：「有配得這半幅錦的，便是你女婿。」說罷，把這半幅錦丟向庭中，忽見一道五色毫光，直沖空際，毫光散處，那仙女也不見了。劉夫人驚覺，便將夢中之事說與桑公知道。桑公曉得腹中之孕定是個女兒，但不解半錦之故。後來生下這位小姐，即取名錦娘，又名夢蘭。到得周歲之夜，庭中忽有一道五色毫光從地而起，正合劉夫人夢中所見。桑公驚異，隨令人按光起處掘將下去，得玉匣一個，內藏五色錦半幅。桑公取來看時，卻是蘇若蘭的「織錦回文璇璣圖」，但祇有後半幅，沒了前半幅。正是：

梁家取之於人，桑氏獲之於地。

得來各自不同，合去方成一塊。

桑公看了這半幅錦，因想：夫人所夢持蘭仙女定是蘇若蘭。此錦即若蘭所賜，將來女兒的姻事，祇在這半幅錦上。又想：此錦向為宮中珍秘，這玉匣亦必是宮中之物，不知因何全錦忽分為兩半，那半幅又不知遺失在何處。意欲將這後半幅去訪求前半幅來配合，又恐為權貴所知，反要連這半幅都取了去。為此，隱而不宣，料得夢中仙女所言，那前半幅一定已有下落，少不得機緣湊合，後來自然相遇，今已祇珍藏在家，勿示外人。正是：

懷珠藏玉無人見，斷錦遺文祇自知。

那夢蘭小姐到六七歲時便聰慧異常，桑公因把這半幅回文錦與他做個弄物，他便耽玩半錦，問了璇璣圖的出處，十分欣慕蘇若蘭之才。至八九歲，在那刻本的回文詩上看了全文，又見有前賢所釋許多章句，他便也從前賢釋不到處，另自釋得二三十首。桑公見了，益奇其才，愈加珍愛。不幸到十歲後，母親劉氏病故，祇有一個乳娘錢老嫗與他作伴。那錢嫗把夫人昔日夢中之事對他說了，他因思念那前半幅璇璣圖不知何時配合，遂作詞一首，調名《長相思》。其詞曰：

文未全，錦未全，歎息人仙物亦仙。原圖不盡傳。

得半邊，失半邊，何日天章合有緣。璇璣能再圓。

桑公向因信著夫人所夢仙女之言，難於擇婿。到得夢蘭小姐隨任襄州時，已是十六歲了，卻又不幸遭了父喪，伶仃孤苦，寄跡他鄉，時常與乳娘錢嫗說及終身之事，撫幾長歎。錢嫗道：「小姐若必要配得那半錦的人方與作合，急切那裏得有？即使有人求得半錦相配，他文才或者又不能如你的意，卻怎生是好？」夢蘭道：「仙女所言，配得此錦者方是姻緣。這不但以錦配錦，必其人可以配得璇璣圖，其文亦可以配得璇璣圖，方纔叫做配得此錦的。況我家得此半錦，非由人力，實乃天授，想天亦甚愛此錦，必像我稍能識得璇璣文字的，天才把這半錦賜我。我料那前半錦，天亦決不肯賜與不識璇璣文字的人，但使此錦能合，何患人之不圓？」錢嫗聽說點頭稱是。看官，你道夢蘭小姐之意不止求這半錦相湊，還要其人如錦，其文如錦，豈不是個極難的事？樂雲不知就裏，妄想議婚，吩咐兩個媒婆，一個叫做矮腳陳娘娘，一個叫做鐵嘴鄒媽媽，教他到桑小姐處說親，說成了時，各有重謝。兩個媒婆領了樂雲之命，來到城外別宅，見了夢蘭，備述樂雲仰慕之意，又極口誇他豪富，家中廣有資財。夢蘭默然不語，乳娘錢嫗從旁代答道：「我小姐不重資財之財，祇重文才之才。當初，我家老夫人曾有仙女託夢，賜下半幅回文錦，說要配著此錦的，方許配我小姐。這回文錦上有說不盡的詩句，不是極聰明的人看不出，我小姐卻看得出幾十首。今若來說親的，也要問他看得出回文錦上詩句多少，如看不出詩句，又沒那半幅錦來相配，休想來說親。」兩個媒婆聽了這話，面面廝覷，祇得辭了小姐，把這話回覆樂雲去了。正是：

未遇鸞鳳匹，一從蜂蝶喧。

端詳錦上句，珍重夢中言。

樂雲聽了媒婆的回報，心中悶悶想道：「若祇要什麼錦，便買他百十匹錦緞送去也容易，今卻要什麼回文錦的半幅相配，教我那裏去尋？況又說有甚詩句要看，一發是難題目了。」正憂悶間，祇見賴本初步進書房來，問道：「桑家姻事如何？」樂雲遂將媒婆回報的話，說與知道。本初聽罷，拍手笑道：「這回文錦若問別人，便是遍天下也沒尋處，祇我便曉得那半幅的下落。兄恰好問著我，豈非好事當成？」樂雲大喜，因問道：「這回文錦是何人所織？那半幅今在何處？」本初道：「此錦乃東晉時一個女郎蘇若蘭所織，上有回文詩句，尋繹不盡，真乃人間奇寶。昔年則天皇后以千金購得，藏之宮中。後經祿山之亂，此錦失去，朝廷屢次購求未獲。今不意此錦已分為兩半，前半幅我曾見過。如今桑小姐所藏，定是後半幅。」樂雲忙問道：「那前半幅，兄在何處見來？」本初笑道：「遠不遠，千里近。祇在目前。有這前半幅錦的，就是我內弟梁用之。」樂雲道：「既如此，煩兄去問他買了，就求吾兄繹出幾首詩句，那時去求婚，卻不便成了？」本初道：「若買得他的錦，連詩也不消繹得。內弟幼時曾繹得幾十首，待我一發抄了他的來就是。但祇怕他不肯把這錦來賣。」樂雲道：「舍得多出些價錢，便買了他的了。」本初道：「這錦若要買他的，少也得銀五六百兩。」樂雲道：「為何要這許多？」本初道：「五六百兩還是兄便宜哩！兄若買了這半錦，不惟婚姻可成，抑且功名有望。」樂雲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本初道：「今內相楊復恭愛慕此錦，懸重賞購求，兄若買得半錦，聘了桑小姐。明日桑小姐嫁來之後，他這半錦也歸了兄。兄那時把兩半幅合成全錦，獻與楊公，楊公必然大喜，兄便可做個美官，豈非婚姻與功名一齊都就？」樂雲聽說，喜得搔耳揉腮，便央懇本初，即日去見梁生，求買半錦。本初應諾，隨即到梁家來。

且說梁生一向在家守制，閉戶不出。本初已久不上他的門了，今日忽然造訪。正是：

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。

梁生見了本初，笑問道：「吾兄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？」本初道：「向因館政羈身，苦無片刻之暇，故失於奉候。今日稍閑，特來一敘闊懷。」梁生道：「小弟貧閑自守，久為親戚所棄，今忽蒙枉玉，真令蓬華生輝。」本初道：「休得取笑。我今日，一來為久闊之後欲圖一晤；二來也為東家樂兄聞老舅藏得半幅回文錦在家，特喚我來相借一看。」梁生聽說，拂然道：「此錦先君存日，不肯輕以示人，兄如何說與外人知道？」本初道：「但求一看，即當奉還。」梁生搖首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」本初見他不肯借，方說道：

「樂兄原說若不肯借，願即備價奉買。我替老舅算計，你藏此半幅殘錦在家，喫不得，穿不得，有何用處？今樂兄愛此錦，願以善價交易，不若就把來賣與他。不是我冒瀆說，你正在窘鄉，得他些銀兩，盡可當救貧之助。」梁生勃然道：「弟雖貧，必不賣先人所寶之物，兄何薄待小弟至此？弟久不蒙兄在顧，今日忽至，祇道兄良心未泯，猶有念舊之思，原來特為他人來游說。如此蹉然足音非空谷所願聞也。」言訖，拂袖而起。正是：

善價憑伊出幾許，奇珍不售待如何？

酒逢知己千鐘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本初被梁生搶白了幾句，氣忿忿地離了梁家，自回覆樂雲去了。且說梁生自本初去後，想道：「他來替樂家求買此錦，是何意思？我記得，當初他曾勸我將此錦獻與楊復恭以圖富貴，深為薛家表兄所鄙，今必又以勸我者勸樂雲，教他趨奉權貴，故欲假此物為進身之由，不然，樂雲要這半錦何用？」左猜右想，卻並不料有桑小姐這段緣故。看官，聽說梁家藏著半錦，既沒人把這話吹到桑小姐耳朵裏去，桑家藏著半錦，又沒人把這話吹到梁用之那裏來。一向山川杳隔，故音問不通，誠無足怪，如今，恰好兩人聚在一處，卻又咫尺各天，無人通信。若論應該通信與梁生的第一個，便當是賴本初了，他卻偏瞞著梁生，反要替別人說合。正是：

相需之殷，相遇之疏。

鷓鴣橋未駕，隔斷銀河。

說話的，難道賴本初不來通信與梁生，便再沒一個人來通信了？天生佳人才子，到底隔他不斷，自然又撞出一個通信的來。你道那通信的是誰？卻就是先前打發出去的張養娘。原來這張養娘未到梁家做養娘之前，本是個賣花的婦人，既被梁家打發出來之後，仍舊賣花過活。他當初與賴本初私通一事，瑩波知道了，並不嗔怪他。及他被逐時，反用好言撫慰道：「我一向多虧你照顧，斷不相忘，你終身之事都在我處。」張養娘記著這幾句言語，到得瑩波遷出另居後，他便買了兩盒禮，特地去探望瑩波，祇道瑩波不食前言。不想瑩波竟把他來十分淡白，大不是先前光景。張養娘提起舊話，瑩波道：「我家事不濟，養不起閑人，你還到別處去罷。」張養娘大失所望。正是：

一向依人今自立，惡見舊人提舊日。

當初不過假殷勤，翻過臉來不認得。

張養娘恨著這口氣，自此再不到賴家門上去，祇在街坊賣花度日。有時，走到梁家來，梁生念是舊人，不薄待他，教他賣花閑時常來走走，張養娘甚是感激。從來花婆與媒婆原是一串的，一日張養娘在街上賣花，正遇著矮腳陳娘娘與鐵嘴鄒媽媽，張養娘問道：

「你兩個近日做媒生意如何？」鄒媽媽道：「不要說起，一個財主要娶一頭親事，許我們兩個各送謝儀二十兩，不想女家對頭不肯，我們沒福氣賺這些銀子。」張養娘道：「是那一家？」陳娘娘道：「便是桑太爺的小姐，現今住著樂大相公的屋，偏是樂大相公去求親，他卻千推萬阻。」張養娘道：「莫非聘禮要多麼？」鄒媽媽道：「聘禮到也不論，卻要一件稀奇的東西，叫做什麼回文錦。這回文錦又不是囫圇的，桑小姐先有半幅在那裏，定要配得那半幅的便算聘禮。」陳娘娘道：「這還不打緊，那錦上又有什麼詩句，極是難看，這小姐卻看得出許多。如今要求親的也看得出多少，方纔嫁他，你道可不是個難題目？」張養娘聽了，便道：「我當初在梁家時，見梁官人有半幅五色錦，也叫做什麼回文錦，一定與這小姐的錦配合得來。」鄒媽媽道：「我正忘了對你說，樂家的賴先生也道梁家有半幅錦在那裏，前日去買他的，那梁官人又不肯賣。你是梁家舊人，梁官人或者肯聽你說話，若勸得他賣這錦與樂家，我教樂家重謝你。」張養娘道：「你何不就把桑家這頭姻事去對梁官人說，卻是一拍一上不費力的。」陳娘娘道：「你又來！若做成了樂家親事，便有些油水，那梁秀才是窮酸，桑小姐又不是個富的，窮對窮，有甚滋味在裏面，我們直得去說？還是煩你去攛掇他，賣得此錦便好。」言罷。兩個媒婆各自去了。有一篇罵媒婆的口號說得好，道是：

媒婆祇愛錢和鈔，那顧郎才與女貌。賺得幾封月老，死的說出活來；少了幾兩花紅，美的當做丑笑。言語半毫不實，慣會兩面三刀。伙伴分銀不均，罵出千羅百喙。有時搭腳賣，伴新娘，又伴新郎；常弄花手心，做寶山，又做厭到。走馬頭，替客紳買妾，便與豪奴門客串通；賣水販，騙良婦為娼，遂與龜子鴉兒合跳。某家官官，某家姐姐，再不向冷處尋；滿口太太，滿口娘娘，祇去向熱處叫。忽然須彌山，忽然芥菜子，憑他舌上翻騰；或時比地獄，或時說天堂，一任嘴中亂道。把俊漢說與村夫，將佳人配與惡少。從來婚姻差誤豈由天，大半壞在這班女強盜。

當下張養娘聽了媒婆的話，想道：「媒婆不肯去梁家說親，也不要怪他，祇好笑賴家官人，為何不把這話報與梁官人知道，卻反替樂家做奸細，要騙梁官人的錦，好沒良心。他必然也曾把這事與渾家商議，就是賴官人不好，瑩波小姐也該勸他，去對哥哥說，如何都是這般忘恩負義，不肯作成好事？如今待我把這話報與梁官人去。」一頭想，一頭便走到梁家來。梁生見了問道：「我好幾時不見你了，你今從那裏來？」張養娘道：「特來報大官人一個喜信。」梁生問：「甚喜信？」張養娘便把上項話細細述了。梁生跌足道：「原來我姻緣卻在這裏，可恨賴本初瞞著我，又要來騙我，多虧你來報信。我今就煩你到桑小姐處說親，若說成了，重重謝你。」張養娘道：「自家的人，說什麼謝我，向感老相公、老安人與大官人許多恩義，這件事自當效力。」梁生大喜，便將前日所繹的回文詩句寫在一幅紙上，並取出這半幅回文錦用繡囊包裹，付與張養娘，教他拿去與桑小姐的半幅相配。又叮囑他好生藏著，切莫與外人看見。張養娘領命而去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天上碧桃，幸遇蜂媒蝶使；
日邊紅杏，又遭雨妒風欺。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